

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：法依四



- 三〇五 莠莠之口
- 三〇六 學問
- 三〇七 追求完美
- 三〇八 沒有失敗的菩薩
- 三〇九 造口業的時代
- 三一〇 尺香晤客的聯想
- 三一〇 小蝦米的世界
- 三一一 失而復得
- 三一二 不要 不要
- 三一三 孤挺花
- 三一四 賣苦
- 三一五 菩薩意
- 三一六 一碗稀飯
- 三一七 換個角度看生命
- 三一八 雙頭利鉤
- 三一九 晏子諫
- 三二〇 踏實修行生活
- 三二一 再談實修
- 三二二 問罪
- 三二三 信禽節雁
- 三二四

口之莠莠

雪公常言：「莠莠之口，足淆人心，人心混惑，天下之所以亂也。」莠者，是指秀而不實的敗禾。莠莠之口，也就是指醜惡之人，所講出來的話語。

人們的嘴巴除了用來進食，也用來說話，人們會因為嘴饒而胡亂進食，忽略了吃進去的東西，對身體有無損害？同時也會因為按捺不住，逞一時口快，而講出不得體及傷人傷己的話。嘴饒之害只是傷及個人健康，口無遮攔，其害恐不只是自己。不當的言語，是會傷人、傷家、傷國，乃至禍延子孫的呀！

而偏偏在這世間，人們總是「貴耳賤目」的。也就是心中比較相信耳朵所聽到的，而懷疑眼睛所看到的。因為耳根是這麼地軟弱，所以西洋有諺言：「我們愛聽流言蜚語，人家說什麼閒話都一股腦兒吞下，到頭來發覺吃掉的原來是自己的理想時，為時已晚，而飽餐之後，我們非但沒有變得高大，反而變得更渺小。」

古語言：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。」得當的言語，足以定國安邦，反之則國破家亡。昔日，閔子騫在孔門中，以德行著稱，孔子曾讚美他閭閻中正，言必有中。且看他在年幼時，便講出千古傳誦的美言——「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單。」小小年紀，雖受到繼母的苛虐，以蘆花充填寒衣，猶能不介意所受委屈，以友愛兄弟為念，這是何等胸懷！何等智慧！正因為這句話，保全了這個家。繼母更深受感動，而成為慈母。鄉里也傳為佳話，後人且作出「兩岸蘆花孝子心」的詩句來歌誦他。至於恣所欲言，教人不可違逆，那真是幾於喪邦了。

「有德者必有言」，有德性的人，講出來的話，從真修養流出，讓人煩惱蠲除，心智清朗，必能淑世興邦，利國福民。所以言語是人格的一面鏡子，你的思想、品格、個性、脾氣及修行功夫，全部都會從言辭中呈現出來。若斷定自己的言語，能夠像旭日般的為人帶來光明，像春風般的撫慰溫暖人心，那就放心地講，否則還是保持緘默的好。

學問

雪公云：「今日之下，什麼叫學問？言行、說話、做事都清清楚楚，就是學問。」

那麼，讓我們反問自己：「究竟我有多少學問？」

「我的言行如一嗎？自己講出口的話，都條理分明，不顛三倒四，讓人聽得明明白白，而不起煩惱誤會嗎？有沒有說是一回事，做又是一回事呢？還有做出來的事，都光明磊落，不拖泥帶水，既不迷惑人也不佔人便宜嗎？」

現代是個崇尚文憑的時代，整個社會的認知是文憑愈高，學問愈大，文憑成爲現實功利社會的通行證，但卻不是人格高尚的保證書。所以有高文憑的人，不見得有高品行，沒高文憑的人，也未必沒人格。至於修行學道，更是跳出文憑認知的窠臼，直接在人格涵養上下功夫。你養就了多少道氣？蘊蓄了多少學問？有眼力的人，從你開口言動，從你下手辦事，便可窺知一二。

讀書可以開智慧，可是讀死書，只會成書呆子。書呆子，不會說話，也不會辦事。雪公云：「讀書、聽話，知一而不能廣其義，是謂執著。能廣其義，墨守而不知變通，亦是執著，皆謂之死在向下。」

總之，真正的學問，不在文憑，還是在你智慧的高低。有智慧，你才會簡擇取捨，才能決斷是非。所以雪公說：「學問要長進，必得往內裡求。」主導我們心行的那點源頭，如果它端正了，那麼好人做壞事也會變成好事，反之，惡人做好事難保不變成壞事啊！

美完求追

究竟追求完美要如何詮釋呢？是內在的自我要求？還是對外境人、事、物有既定的標準和要求呢？再說我們是否會因為對外境完美的要求，而減損了本身的完美？人的通性是：眼睛只能看到別人，尤其是負面的、醜陋的部分，至於自己的平凡與庸俗呢？那就留給鏡子吧！而鏡子中那不完美的自己，卻又強力要求完美的外境。從而產生的衝突，自然是層出不窮且煩惱無邊啊！

修行也是在追求完美，不過，主要是內在的自我要求。而這心靈的提昇，是一人與萬人敵的艱困決鬥，究竟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挑負的聖戰。想想那萬頭鑽動的妄念，有如排山倒海般的拉人往下沉淪，它們神不知鬼不覺地住進你心的宅府，與你同眠共食，卻虎視眈眈地要趁你鬆懈堤防時，打得你潰不成軍。試想：在那滾滾黃沙的戰場上，只有你一個人，孤軍面對龐大的軍團奮戰，那是何等的狀況啊！

雪公云：「土坯未煉難經雨，還得入室燒作磚。火候七天如不足，道旁棄捨有誰憐？」有了土坯的模樣，還要經過足夠火候的窯燒，才能成器。否則終究是道旁，任憑風吹雨打不受人注意的廢棄物啊！

所以，難修也得修，想成材成器，想轉凡成聖，鐵定要飽經種種的錘鍊，忍受再再的挫敗，然後又一次次地鼓起心力，奮勇向前才行。如果每天我們都口裡念著佛、佛、佛，而所做的又是我、我、我。那談什麼追求完美？說什麼成佛作祖？

且看菩薩在哪裡？竟是那渾身瘡疤，還面帶慈暉，頭頂著無形的光環，一直默默行善的行者啊！

沒有失敗的菩薩

在這世間，人人都渴望成功，不要失敗。然而歷史上許多忠義之士，他們捨身為國，置個人生死榮辱於度外，總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既死之後，他們所努力的理想，也往往付諸流水，無法達成。像諸葛孔明終究沒能扶起阿斗，像岳飛也未能直搗黃龍，像文天祥更是在宋覆亡後作困獸之鬥而已。你說，他們是成功還是失敗？

雪公曾說：「自古以來忠臣義士，皆不失敗，他們永遠是成功的。」

「沒有失敗的忠臣義士。」多麼安慰人心的話語啊！當我們從歷史的記載，從戲劇的搬演，看到忠良受辱，烈士赴難，總是為他們的忠肝義膽嘔歌擊掌，為他們的委屈犧牲心酸落淚。我們的心情跟著跌落到谷底。我們惋歎，智仁勇俱全的古今完人，怎麼失敗得這麼徹底？事實的呈現，讓我們不禁懷疑，「沒有失敗的忠臣義士」只是一句安慰的話。

但是，請不要懷疑啊！原來他們並沒有失敗，他們的存心，可擬日月。他們實踐道義的勇氣，磅礴於天地。他們提升了人性的光華，提振了人心的正氣。讓人們唾棄奸佞，勇於仗仁行義。真是個「唯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」啊！求仁得仁，何敗之有！

因為世間成聖成賢的標準，絕對不同於世俗求名求利的標準。出世無漏功德的大法，更不以裝潢外表或財力名位，來論成敗。佛法是心法，自未得度，而先度人，是菩薩發心。君不見賢愚經上所載六度圓滿相：尸毗王以身代鵠、普明王捨國就死、忍辱仙被歌利王割截身體，心不懷瞋、大施太子抒海求珠、尚闍黎護生不敢起定、劬賓大臣分國息諍——那一行不具慈悲喜捨的大心？其中多有同於忠臣義士的求仁得仁。這麼說來，中國文化的捨生取義，弘毅任仁，絕對是進階出世大法的基石。以忠臣義士，大公無私的精神來求法修道，豈有不成成功的道理？菩薩的不捨菩薩業供養，看似犧牲，其實正是圓滿成就之處。那麼，聰明的你，超越外相，該可以確信「沒有失敗的菩薩」了吧！

造業的時代

隨著科技的發達，人與人之間的聯繫，也變得無遠弗屆。當今不論男女老少、富貴貧賤，只要去申請一隻手機，便可以與人互通訊息。你只要到公共場所走一遭，便會發現大部分的人，都很忙碌的在與人溝通講話。尤其年輕人，他們整天與手機講個不停。究竟他們在忙著講什麼？這麼重要嗎？

一般人每天念起念落，口裡講東講西，身體造作來造作去。然而，卻很少有人警覺到自己在造黑業還是白業？想起龍舒淨土文裡的一個故事：

佛問阿難說：「你想見地獄人嗎？」

阿難說：「想見。」

佛說：「身行惡，口言惡，意念惡。這就是地獄人。」

王龍舒居士舉一例說：我曾經在鎮江聽到賣蝦的人，叫一聲「賣蝦哦！」就知道他身口意三業都是惡的。怎麼說？他身體挑荷著裝滿蝦的擔子，這樣身就是造作惡業。而他的心意上，就是想賣蝦，如此意業也是惡的。另外他口裡叫著：「賣蝦」的聲音，這樣口業也是惡的。因此知道叫一聲「賣蝦」，身口意三業都是在造惡業，這就是佛所說的地獄人啊！

而今科技的文明，成就了空前造口業的大時代。一機在手，言若及義，倒不失是善業，只是大家想想：處於聲色繁亂的環境裡，幾人可以照顧得了紛然競起的念頭？那麼，在可以如此輕發的口業中，有多少惡口？多少妄語？多少兩舌？多少綺語？如此說來，當今之世，造地獄因的地獄人，是何其多啊！

佛家以口業為「患苦之門，禍累之始。」尤其大眾共修之時，更以「止語」要求大眾，制心一處，莊嚴道場。王龍舒居士說：「眾生自無始以來，口業過惡，積如山海。多誦佛名，以滌蕩之。」又說「世人以惡口穢語為常，奉勸世人，力以戒此。常念阿彌陀佛，以洗滌口業之穢惡。聞人惡口穢語，亦常念此佛名，以洗滌耳根之穢惡。願以此生念佛之善業，洗滌累世以來之穢惡。如此則善念日熟，惡業日消。」前賢諄諄，我輩何能藐藐啊！

尺香晤客的聯想

聽某位蓮友轉述言：

「我兒子告訴我說：『媽媽，你花了二三十年的時間在學佛，以這麼長的時間，要我啊，博士學位不知道要拿幾個了！』」

媽媽說：「真慚愧啊！我一個學位也沒有。」

世間總以考試、學位、文憑，來驗收學習的成果。的確憑五年的時間，足可修得一個博士學位，三十年的話，當然可以修得好幾個博士學位。難怪兒子要問媽媽：「你的學位在哪裡？」

而雪公說：「學佛永遠沒有畢業的。」「要學到往生為止。」

一般在離開學校以後，往往就終止了學習，因為沒有老師的督促，與學習成績測試的要求。然而「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」生命中失去了學習的動力，大部分的人，就退多而進少了。學佛人，以佛為師，果能三十年精勤向道，那成果必是斐然的。怕只怕悠悠忽忽，一晃三十年，人老了，功力依舊——說什麼功力？只是在原地踏步而已。所以沒有文憑的學習，比有文憑的學習困難多了。學佛人要有一股不斷自我提升的內驅力，才能進步於無形。

且看清朝的徹悟大師，棲心淨土，律己甚嚴，每日限「尺香晤客」。大師云：「死生事大，來日無多。道業未成，實深慚懼。尊容相看，午後炷香。非敢輕疏，幸垂鑑恕。」一代大師，尚且如此自勵，每天只以一尺香的時間，來會晤訪客。香燃盡，便繼續禮佛、念佛的日課。也因如此勤修，臨命終時，得以預知時至，見淨土相，異香浮空，蒙佛親垂接引。

「預知時至，蒙佛接引。」是每位念佛人，一生最大的美夢。美夢能否成真？不在博士學位修幾個，也不在學了幾年佛，端看念佛人是否能時時警策，加強信願，隨即在因地上痛下功夫了。

小蝦米的世間

朋友送了一袋水草和幾隻小蝦米，並交代說蝦米可以淨化水草。幾個月來，水草長得綠意盎然，生機勃發。小蝦米在小水缸世界裡，也優遊自得，生生不息。家中老少得閒便圍在玻璃缸旁，觀察蝦米的進食，並點數著蝦族的人口。

有時候，缸中小蝦米的數目，會突然暴增，蝦子蝦孫一大夥兒在水中世界，奔走吃食。有時候，蝦米也會突然暴斃，蝦祖蝦父一尾尾，慘白的漂浮在水草之上。

看著小蝦米，牠們的形體是那樣的微小，可是每天卻那麼的忙碌。水缸中並沒有魚群來侵犯牠們，細看牠們在忙些什麼？牠們啊！跟所有的飛禽走獸一樣，每天就是忙著進食和繁衍子孫。蝦群們，忙吃、忙繁衍、忙生、忙死，最後成爲浮在水草上的蝦屍，這就是小蝦米的一生。

常常望著玻璃缸，想著自己跟這一群蝦兵蝦將差別在哪裡？小蝦米游上游下，這裡吃，那裡拉。水中生，水中死。或許人類的壽命比較長，可以造作的時間和事物比較多。然而何嘗不是吃喝拉撒、生老病死，這般如此的過一生？好吧！大家會說，我們比小蝦米幸運多了，我們會念佛，我們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們不只是慘白的浮屍在水草之上，我們會蓮花化生。

世間任何事情的成功，訣竅就在認定目標，堅毅刻苦，不厭其煩且全力以赴。信願念佛，往生西方，它不是天方夜譚，而是釋迦牟尼佛金口宣說，六方諸佛，同出共讚的。只是要作「蓮池自在人」，你抓到了多少成功的訣竅？徹悟大師說：「一句洪名一寶蓮，聲聲流出自心田。但教念念能相續，不怕彌陀不現前。」而我們披掛著宿世、今生所沾染到的種種習氣，進到學佛圈，若不能善把一句洪名淨化自家心田，那是不是也會不自覺地任隨業力牽引，像小蝦米一樣，在玻璃缸中繞圈子呢？

得復而失

你遺失過東西嗎？東西掉了，心情怎麼樣？你失而復得嗎？東西找到了，感覺又怎麼樣？東西掉了，心情懊惱、煩躁、不安、悔恨。東西找回了，感覺的是喜悅、感激、興奮、安適。

我們的心情，無時無刻不被外在的事物所牽絆。不只是有形的東西，即使是無形的一句話，一個眼神，一個小動作，也難免不受影響，心情也隨之波瀾起伏。那麼，我們對沉淪多劫，忽得人身這件事，又有什麼樣的感覺？

雪公在梵音集「人身難得」上有這樣的比喻：「妙高山頂一縷絲，飄飄下墜時，繡花針兒在平地，縷絲穿在針孔裏。這事太奇！這事太奇！萬劫難得遭遇，畜生餓鬼獄，輪迴不停息。忽然間披了人皮，比穿針還不容易。好景無常，轉眼失去。我佛慈悲，長生有秘密，聰明人，快皈依阿彌陀佛。」

妙高山頂一縷絲，飄飄下墜時，那麼巧，正好穿在山腳下的繡花針孔裡。想想這或然率是多麼地微渺啊！妙高山就是須彌山，是山之中最高的。別說妙高山，就說從二樓的陽台，放根線到地面，試試看它有無可能穿進針孔裡？所以今生得到人身，是比穿針還不容易啊！下輩子有沒有這般幸運，想也知道，機會是渺渺茫茫的了。

我們在六道中，中了大獎，得到人身，你可曾有失而復得的喜悅和難遭遇的感覺？一般人絕對是生生死死，茫茫然毫無所覺。可是學佛的人應知：佛法獨盛人間，人生雖然苦多安少，而苦能起厭離心，安則能得修道緣。所以雖然隔陰之迷，阻斷了我們對前世及宿生的記憶，而「忽然間披了人皮，比穿針還不容易」的警語，更能令人體會到「人身難得今已得，佛法難聞今已聞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？」這首古偈的提撕之意。

對世間隨身小物，失而復得時，就會充滿興奮和喜悅。再想想對失而復得的人身，修行人，怎能不把握機會，藉假修真，脫胎換骨，急急跳出六道輪迴呢？

要不 要不

日前在醫院聽到一位病童，臨被打針前，傾其吃奶的力氣，大聲嘶喊：「不要！不要！」「我不要打針啦！」「爸爸！快來救我！」「好痛！我不要！嗚……嗚嗚……」孩子恐慌的哭聲，就像動物被凌遲時的呼號。尤其一聲聲的「不要！不要！」更是道盡了世間的無奈與無常。

「不要！」「不要！」走在無常的世間，你有多少選擇？你要事事順遂，天天歡喜，年輕貌美，富貴康健。想想，能嗎？連純真的孩童，都要面對病魔無奈的折磨，雖然大聲呼喊，針還是要被打，藥還是要被灌。所以，要爭取有限的作主權，趁著病苦、老苦、無常苦尚未侵擾時，早早作準備。

「準備什麼？準備怎麼死嗎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不要，我還沒活夠，還不要死呢！」

「請問活到幾歲，才算活夠？又請問你說不要死，就可以不死嗎？」

「反正我就是還不要死。」

是啊！生命是這麼的可貴，人類又是萬物之靈。佛說，失人身如大地土，得人身如爪上土。為什麼還沒活夠本，就要準備死的事呢？「不要！不要！」面對生死，人們可以像孩童一般，大聲哭號耍賴說：「我不要死！我還沒活夠！」嗎？有人理你嗎？

唉！張開眼，看清楚，這是個無常的世間，一千萬個不要死，時候到了，你還是得死。再說，也不是人人都會活到老衰才命終，果能壽終正寢，還是世間五福之一呢！釋迦牟尼佛未出家前，貴為太子，集世間的榮華富貴於一身，然而當他出四門，親睹老病死的苦狀，深刻地覺悟到世間的無常時，時年幾歲？才十九而已。阿彌陀佛！想想自己，既非太子又非英俊年少，加上業重福輕，障深慧淺。你說，能不於佛前，翹勤五體，披瀝一心，投誠懺悔嗎？

孤挺花

在四月天，百花齊放的季節裡。有一種花，名叫孤挺花。它也不落人後的悄悄冒出花苞，長出孤挺挺的花梗，再開出盛大，狀如喇叭的花朵。

孤挺花，聽名稱有點高不可攀，偏偏它不是什麼奇花珍卉。它是隨便丟在野地裡自己就會存活，時候到了，就會開花的植物。

「孤挺花」，它不需要人特別的呵護、培育、照顧、時候到了，它就孤挺挺的展現風華。人，就是要有這分隨遇而安，不自棄，不自憐，內養聖德，外現隨和的特質。再大的逆境也有勇氣承當。它身軀中有一股孤挺挺的魄力，不畏強權，不受利誘。也有一股孤挺挺的自信，居仁由義，安貧樂道。孤挺而不怕寂寞。孤挺而風華依舊。

雪公曾說：「那一件事情，對社會上有利益，我就幹。那一件，對社會上有害處，我就不幹。我不管它現在流行不流行，現在是殺警察，搶銀行，要紅包，見洋人叫洋爸爸的時代。這，我怎麼也不幹！活著我是個中國人，死了，我也是個中國鬼。」又說：「比方，他是那賊寇和小偷，我是穿得破破爛爛，賣土豆的小販。我賣土豆，一天只賣十塊錢，吃飯呢？我就吃九塊，甚至於吃十塊錢。餘錢雖然沒有了，但還是豐富。豐富什麼？道德豐富，天爵豐富。他好，他一天偷一十萬，他是賊寇，誰比誰高？所以，俗人、壞人說你壞話，你不要覺得是侮辱。」

我們都知道，學生在求學階段，有一些很重要的基礎學科，它是踏入更深層領域的基本功夫，如果基礎沒打好，便很難進入學術的堂奧。就好像國畫家的基本線條功，聲樂家的基本嗓音功一樣。而要晉升到仁人君子的格局中，硬挺挺勇於實踐道德的風骨，正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。健全了仁人君子的品格，才有上探出世大法的勇力和耐力。修道人，一樣要有不盲目追逐俗流的風骨，能夠道德豐富，天爵豐富，時候到了，自然丰姿綽約的向陽孤挺。

苦賣

民國初年，在浙江慈溪這地方，住著一位遭遇十分坎坷的貧婦。她不但家中很貧窮，還生了個忤逆不馴的兒子。有一天，這貧婦又被兒子無理謾罵，她心中真是痛苦難受。她流著淚水，懷著滿腹的辛酸，走到了鄰近的一間寺廟，並將心中的苦楚，訴說給一位出家師父聽。

師父說：「妳已經嘗到了世間種種憂悲苦惱的滋味，為何不將這『苦』賣去呢？」

貧婦很驚訝的說：「苦要怎麼樣才能賣得去呢？」

師父說：「妳只要專心念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極樂淨土。臨命終的時候，佛就會來接引妳去。到時候妳就永離眾苦，但受諸樂。這樣便把苦賣去了。」

貧婦說：「師父啊！我和兒子共同擠在一間破屋內，連爐灶也擺在房裡，床底下還作豬圈，養了幾條豬。如此邋邇的環境，怎麼還能念佛呢？」

師父說：「無妨，妳在家的時候，只管念佛，有空暇就來寺裡拜佛。」

貧婦聽後，馬上依教奉行，專求脫苦，認真念佛，從沒間斷。二、三年後，就預先告示兒子說：

「某天，我就要往生西方了，你要為我料理後事，以盡母子之道。」

她兒子根本不信。過不久，又向兒子提起，兒子依然不當一回事。有一天，這兒子忽然聞到陣陣撲鼻的異香，就是不知從那兒傳來，也到處尋找都無有收穫。這時才恍然大悟，相信母親所說的話真實不虛。時候到了，兒子親眼看見母親自己潔身沐浴，又換上乾淨的衣服，果然大端坐念佛，如期安詳往生。

以上是記載在淨土聖賢錄上的真人真事，發生在民國十年左右。而早在佛世時，韋提希夫人也因逆子的背棄倫常而發心出離。一位是身心飽受折磨的貧婦，一位是衣食豐足的王后，卻同樣為賣苦而勤修淨業，當生成就。那生活在娑婆世界，時時覺得眾苦交煎的人們啊！何不真心放下，速速也將諸苦賣去呢？

菩薩意

紀曉嵐有篇「滄州廟」記載了一個十分發人深省的故事。內容說：

滄州插花廟尼，姓董氏。遇大士誕辰，治供具將畢。忽覺微倦，倚几暫憩，恍惚夢大士語：「爾不獻供，我亦不忍飢。爾既獻供，我亦不加飽。寺外有流民四、五輩，乞食不得，困餓將殆，爾輟供具以飯之，功德勝我十倍也。」霍然驚醒，啓門出視，果不謬，自是每年供具獻畢，皆以施焉。曰：「菩薩意。」

供具又名供物，指供養佛菩薩或佛、法、僧三寶之物。也就是香花、飲食等諸物總稱。觀音大士的心意是，你不獻供，我也不會飢餓得難以忍受。你即使獻供，我也沒有更加飽足。寺廟外有四、五位無家可歸的乞丐，他們四處乞討不到食物，已經餓得奄奄一息，你將供養的飯菜，拿去讓他們吃吧！這樣的功德比供養我還勝過十倍以上啊！

菩薩的心，是慈悲仁讓，是先人後己的。修行人走在菩提大道上，正是要以菩薩心爲己心，以菩薩意爲己意。董氏尼一經菩薩指點，便從此施困濟厄，可謂真知力行啊！若乎心意未轉，大悲拔苦之心未生，徒具禮拜供養的形式，那也只算是虛有佛教徒頭銜而已，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！

談到虛有佛教徒頭銜，雪公也曾說：「佛教徒，如果只在架子場面上用功夫，雖作一切佛事，也只是表面好看罷了！真要有所成就，可說微乎其微！」修學佛法，不是給人看的，當然更不是裝模作樣欺騙人，也不是無事找事忙，熱鬧一場，消磨時間。學佛是要把所聞的佛法加以理解，然後把所理解的付諸實行的，功夫如何？但看所證。若只營營務外，而不紮實務內，基礎一壞，那就只是虛耗歲月，唐捐其功，如何求得實證呢？

滄州廟的故事，再度提醒我們，菩薩時以慈悲爲懷，饒益眾生爲意，凡心存憫念救濟的佛法實踐者，才堪稱菩薩啊！

一碗稀飯

每年的七、八月，是台中蓮社揮灑功力的時節。大大小小的青年學子，或參加國小、國中的啓蒙班，或參加大專佛學講座，或參加高中生的大啓蒙班。一批批的年輕人，有當學生的、有當老師的，不畏酷暑，不計辛勞，大夥兒在佛前頂禮膜拜，在課堂裡誦讀吟詠，在餐廳中提湯打菜。這一幕幕的場景，充滿了生機與希望。

記得 雪公常對年輕人說：「年青人要像初昇的旭日一般，作文、說話都要氣象萬千，光芒萬丈。不要哀聲嘆氣，暮氣沉沉。」又說：「說話如喪考妣，辦事就沒次序。」「辦事情，別遲到。遲到的人，不能當大將。機會來了，把握不住。機會走了，只會後悔。」「年青人，字要寫得工整。」「走路別懶洋洋地拖著地走，一副有氣無力，未老先衰的樣子。」「人要有骨氣，一碗稀飯，愈壓是愈稠。別成天喊沒錢，學窮酸氣。」也因此，老人家雖然八九十歲了，依然像年輕人一樣，朝氣十足，硬骨撐天。

談到這愈壓愈稠的「一碗稀飯」。現代的年輕人，生長在物資豐足的社會，奇怪的是，承受壓力的能耐卻越來越低。動不動就「不耐煩」，就「受不了」，就「壓力大」。常常稍不順心，就鬧出天大地大的事來。想來這都是因應順境而長養出來的習氣。難怪 雪公常說：「人要遇到逆境，才會進步。光是順境，進步不了。」壓稀飯，就是給自己更高的期許，轉不耐煩為耐煩，轉受不了為平心靜氣，奮力突破逆境，勇敢面對困難。無限的潛能，往往就這樣被激發出來，成就了原本以為達不到的目標，而稠稠的稀飯就是這樣被擠壓出來的。

看到一群群年輕人出入佛門，想起長輩點點滴滴的教誨。而日後究竟有多少年輕人，長大成人後，能夠人格端正，深信因果，如法修行呢？啊，也罷！正因為年輕人，有無限的學習力和可塑性， 雪公才說：「來一個是一個，來兩個是兩個。但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。」菩薩誨人不倦的悲腸，是要分寸未曾寒的啊！

換個角度看生命

如果你還對自己目前的生活、遭遇、工作，充滿抱怨與不滿。那就請你想想近來有多少的災難，發生在我們的眼前，發生在我們的身邊。許多人的生命、親人、財產，在一剎那間化為烏有。

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，讓全美國人，都受到莫大的打擊。「美國是人間的天堂。」「美國是世界超級強國。」「美國是世界警察。」是世間最自由的地方，是難民最嚮往的國度，也是富人一心想移民的國家。它竟然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，遭受恐怖分子慘烈的襲擊，令世人驚恐錯愕，也令全美國人痛苦莫名。近萬人的生命，數千位世間頂級的精英，就這樣死於非命。美國人非常生氣，誓要報復，要還擊。

眼看著一場恐怖的宣戰，在世界最繁華的都市爆發。接下來的報復行動，不知還要造成多少的傷亡和毀滅？紐約，為人禍所苦，陷入一片愁雲慘霧。臺灣竟也在同時天災肆虐，全島陷入狂風暴雨中，納莉颱風滯留臺灣四十九小時，在臺灣這片土地的上空，傾倒下空前的大水，造成上百人的傷亡，以及難以估計的房舍、店舖、房屋，並道路、橋樑等公共建設的毀損。

真令人感到無限的哀傷啊！一股迴環往復的邪氣，在這世間一再地流竄。這是世人共業招感的惡報，也是穢土無安、五濁無常的警訊。福薄的眾生，束手無策地被國內外，乃至全世界的天災人禍，威脅著，傷害著。

換個角度，想想自己是身歷其境的災民，身陷濃煙、火海、大水、土石流或瓦礫堆中，備受恐怖、驚嚇、疼痛、死亡的煎熬。在那樣的情境下，我會如何去面對奄奄一息的生命？會念佛嗎？還是會充滿遺憾和詛咒？啊！意外的死亡，任誰也都沒有心理準備。然而如果意外獲救，你對生命會作怎樣的詮釋呢？劫後重生，將格外珍重，格外寬廣，格外謙卑，格外感恩吧！在這災難環伺的時局裡，我就是死裡逃生的獲救者。省思以後的生命，再不是用來抱怨和報復的。經上說：「將此深心奉塵刹」，既是浩劫歸來，這身這心正好就拿來作行菩薩道的法器吧！

雙頭利鈎

民國三十六年，慈舟大師為天津監獄囚犯講地藏經，駐錫天津居士林。一日黃昏，大師自監獄講完經歸來，在室內靜坐。年輕時的懺雲法師，乃趨前啓請「止惡改過之法」。老人以緩慢莊重的語調向懺公說：

「吾人之惡業種子如雙頭毒蛇，鑽入吾人之心坑深處，無法驅除。唯有持慚愧雙頭利鈎伸入坑底，方可將雙頭惡業毒蛇鈎出。」老人說完，便起身捻香拜佛。

在心坑的深邃處，你我都窩藏著一條雙頭毒蛇，這蛇會噴出毒液，殘傷自己，惱害別人。想想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啊！偏偏我們都不自覺，就好比人體內，有癌的病兆，卻少有人自覺一樣。以至於起心動念，總無法與善法感應，大師說這蛇就是惡業的種子。如果不讓惡種子枝葉繁茂，惡果累累，就要用慚愧二法，予以對治。

慚，是依自己本有的覺照力，反省所犯的罪過，羞恥自責。愧，是依大眾的約束力，對自己損及他人的過失，深感愧疚。慚愧是唯識學十一善心法中的二法，大師教我們用它來壓伏潛藏在內心的貪、瞋、癡、慢、殺、盜、淫、妄等惡法。有了慚愧心，對已作的罪，能夠心生懺悔，對未作的惡，更不會再造。這便是「以慚愧水洗塵勞，身心俱為清淨器。」

憶想大師苦口婆心地到監獄，講經說法，內心是多麼期望囚犯們，個個都能止惡修善，邁向菩提大道。而這用慚愧雙頭利鈎，勾出內心惡業的雙頭毒蛇，比喻是那麼的深刻貼切，令人心生警醒。啊！豈止囚犯要用慚愧利鈎，凡是上路的佛教徒，無時無刻不都要將慚愧心、懺悔心常駐心頭嗎？惟有如此，道業才會進步，西方才可預期，佛道才能成就。

諫子晏

春秋時，齊景公外出打獵，在搜尋獵物之際，爬到了山上，未料竟看見了老虎。下山到了水澤邊，也沒想到又瞧見了蛇。景公悶悶不樂地回到朝廷，並且召見宰相晏子，問晏子說：

「唉！今天寡人出去打獵，上到山上看見了老虎，下到水澤地，又看見了蛇，真是所謂的『不吉祥』啊！」

晏子回答道：「國家有三種不祥，是不應當有的。那三種呢？國內有賢才而不知道，這是第一種不祥；知道了卻不任用他，這是第二種不祥。至於第三種不呢，雖然任用了，但是所委任的職位，卻不能讓賢才盡其所長。所謂的不祥，是指像這三種情況啊！今天君王上山看到了老虎，山上原本就是老虎的住所。下到水澤邊看見了蛇，水澤也是蛇的居處。君王你去到了老虎活動的地方，也到了蛇出沒的所在，瞧見了牠們，是理所當然的事，那有什麼不祥啊。」

晏子是齊國的賢相，以節儉力行，受重於齊國。有關晏子的種種故事，很多人都耳熟能詳。以上是晏子對君王的諫說，晏子很有智慧地化解齊景公對不祥的心結，進而指引君王治國召祥的方法。故事內容是那麼地淺顯，存心卻是十分地深遠。

想想在君主威權時代，臣子要有多大的道德勇氣，才敢犯顏直諫，因為稍稍不順君耳，便會召來殺身之禍。現今是個民主自由的時代，已少有人因言論不當而遭殺身。然而存心不正的口過，卻是招致不祥後果的主因。

蓮池大師在警策法彙中，曾語之諄諄地告誡出家人，三十二條不祥之事。當然條條都是在壓服修行人貪瞋癡的習氣。其中如：「在佛前、清晨或吃飯時，罵人不祥。」「人以至誠待我，我以巧詐對之，不祥。」「好談他人過失，及隱微事，不祥。」「出言動輒麤重，令人難當受，不祥。」「病中瞋怒服事人，不祥。」「逢水旱等怨恨天地，不祥。」「未語先笑，不祥。」「麤通教理，妄議古人，藐視時人，不祥。」都是列舉由口業引起的不祥。

大師又云：「凡有此行為，都將遭到折福、折壽、多招殃的報應，修行人必得戒慎」。啊！古德誨人，無不從因上提撕，吾等當知，在此口過輕發的時代裏，與不惜身家性命，諤諤犯顏直諫的時代，發語者的存心，與因果的酬償，祥與不祥是絕對不同的。

踏實修行生活

又到了歲末年初，想想過去的一年，海內外發生了多少令人驚恐的大災難，以及匪夷所思的淫亂事件？人們一面飽受惡報猛烈的脅迫，卻還無動於衷地一面忙著造作新的殃業。看著滿目瘡痍的山河大地、醜陋貪婪的人心。一股十分無奈又無助的思緒油然而生起，人們爲什麼總是茫茫然地漂浮在這造業憂苦的世間？

有心修行的你我，總要脫困於這險惡的情境，保命之法，就是踏實修行生活。慈舟大師說：「學佛法最難的就是守佛的家規。」「果能立志守佛家規學去，則龍天擁護諸佛加被。」「不遵佛的家規，不受佛的約束，即另外有人來管，八部鬼神，就要把你送到三途中受苦去了。」這些話叮嚀我們，實實在在守住佛的家規，一步一腳印的踏實修去，自然有龍天護法加被。不聽祖師的教誨，成天只是悠悠泛泛，似修不修，進而假公濟私或沽名釣譽，那離實修就差之毫釐，謬之千里了。

雪公曾說：「佛法在一般人看來，是一種宗教。但佛法與其他宗教不同，因佛法重點是不仰賴天、不仰賴神，而是仰賴自己的心性。」因此佛是不主賞罰的，誰主賞罰？「因果」主賞罰。雪公說：「佛家講因果，若是心裡一團漆黑，存著私心幹壞事，再買些香蕉去燒香敬佛，以爲佛就會赦他的罪？完全沒有這回事，這是自欺欺人，並且是毀謗佛法。」

修行人是指真正「上路」的佛教徒。「上路」有別於「初學」，以開車作比喻，初學者好比還在駕訓場，處處需要指點與練習。就像小鳥，依樹傳枝才可以生存。上路則是自己可以掌握方向盤，很清楚地知道，車要往那裡走，才會抵達目的地。好比鳥羽長豐足了，能夠自力更生，振翅高飛。已經上路的修行人，自然知道佛陀的家規是什麼。當然也知道空談名相教理，而不務實修，只會增長我慢，好高騖遠，依然陷在生死無盡的險道。

年關在即，時局一片妖氛瀰漫，自保之道，實修之外還是實修。

再談實修

所謂修行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爲。依什麼標準修正呢？佛教徒就是依佛陀所立的戒法來修正。能夠依教實修，了生脫死才有希望。

或者有人會問：「法華經不是說：『若人散亂心，入于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。』嗎？」慈舟大師說：「單合掌，小低頭，就種成佛之因。但是大家欲了生死，必須向深一步處下手。」雪公也說：「在世間如住旅館，住了馬上要走，因另有要事要辦，此生不成就，後悔無及了。要有辦法，就在這生成就，來生不可靠。」

學佛之人，都知道心有覺悟的功德，但是，若不修行，便沉淪在迷惑顛倒中，終日攀緣五欲六塵，教他怎麼空煩惱、起覺悟？其實眾生本具的功德與諸佛的功德是分毫不差的，佛的功德，也是昔日爲眾生時，發菩提心，老實修行而彰顯，所以佛與眾生只在一迷一悟、一惰一勤而已。吾輩凡夫要轉迷成悟，必得謙卑恭敬地在心地上痛下工夫啊！

說到深一步處下手，很基本的，要誠實地觀照自己的內「心」：慚愧懺悔心發了嗎？修行人能時時懺悔才能遠離惡法，能時時懺悔，才能改往修善。還有無常恐怖心發了嗎？想想無常一到，罪障未消，惡報現前，墮落沉淪，何等驚心！再有出離心懇切嗎？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怎能不趁聞妙法之緣，速速求出離呢？再問菩提心發了嗎？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。修行人的心地，要綿密成片，確確實實地導入佛陀的功德覺海中。

總之，真要修行，就要善轉，徹底改變悠悠泛泛、拖泥帶水的心態。比如明知守戒才能了生脫死，偏偏受了戒，還名利心不死，惱害眾生，這就叫捨光明路不走，往漆黑的胡同裏鑽。慈舟大師說：「佛法雖然慈悲我們，只怕我們不慈悲自己。佛即是心故，念佛持戒是分不開的，是一件事，好好念佛吧！」讓我們以一句句的阿彌陀佛，來善轉世間的黑業吧！一轉一切轉，修行的步履踏實了，道業才能堅如磐石，往生西方也才有確切的保障。

罪問

地藏經如來讚嘆品云：「……南閻浮提眾生，舉心動念，無不是業，無不是罪。……」有學生很不以為然地問：「如果我們守五戒十善，也有業嗎？也有罪嗎？」「這麼說我們一下生，就是宇宙間的有罪公民，那活著又有什麼意義？」「在街上看看俊男美女，有什麼罪？」「既然舉心動念都是罪，究竟要到何時才可以脫罪？」

看著氣血充足、肌膚潤澤的年輕學子，一臉無辜的表情，聽著他們頭頭是道、鏗鏘有力的疑情，一股悲涼之感不覺由心中升起。年少輕狂啊！卻不道流年暗轉，光陰代謝，還有多少年月日時，可以這般瀟灑飛揚？

世間一般動物生活的主軸，是以覓食和繁衍終其一生。餓了就吃，吃了就長，長大了，就交配，小的出來了，老的就凋零死亡。不同物種的動物會弱肉強食，同物種的也會爲了吃、爲了繁衍而強取豪奪。生命就在食與色中流轉不息。南閻浮提就是娑婆穢土，住在這裡的芸芸眾生，即便是萬物之靈的人類，生命的流演，不也是一樣在吃喝拉撒、男歡女愛這兩大原始本能中生滅嗎？舉心動念終日在貪著、愛染中起起落落，在佛家來說，這就是業，這就是罪啊！

當然國有國法，家有家規。在國家的法律上，罪的定義多以侵犯到他人的生命、財產、權益等行爲而論。佛家則不只侵犯到他人有罪，殺傷到有生命的飛禽走獸也有罪，所以殺、盜、淫、妄等性戒是根本大戒。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。」則是佛法的重心，是每位佛子都要奉持的修行法則。罪業的有無，則看個人修持的功夫和懺悔的深淺。在街上看美女，雖無行動的侵犯，意念上的想入非非，在佛家也是罪。舉凡以貪瞋癡慢疑，攀染財色名食睡，由身口意起惑造業的，都是業，都是罪。

聽說在水中悠游自在的魚，牠的眼睛看不到陸地上的世界，陸地是魚兒不存在的第三度空間。人類如果也只自限於動物本能的食色空間，看不到可以超脫的另一空間，活著當然只有隨波浮沉，生生死死。若能在此生得到法眼，瞥見靈光，進到了解脫罪業的第三度空間，那超昇自然可期，脫罪自然有望。南無阿彌陀佛。

雁節禽信

春去秋來的知時鳥——雁，您對牠知多少呢？

古人說：「莫烹池上雁，雁行如弟兄。」正是在奉勸世間的饕客，不要烹煮池塘邊休息的雁鴨，因為雁群飛翔時，在空中都做「人」形，斜列而飛，讓彼此就像兄弟般的互相照應。尤其雁中珍品「青頭公」，它具有王者統御的特質，及長者的風範。當雁群中，有青頭公，那麼牠不是領隊，就是居中指揮大局者。萬一有雁鳥不幸被獵人擊中，青頭公一定會奮不顧身地飛回頭，不斷找尋。這種兄弟有難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義行，即便是人類，也是少有啊！所以我們常用「雁序之情」，來形容兄弟之間應有的倫序。可見雁鳥不只飛行時排列整齊，牠們更有手足情深的悌道實質。

自古以來，中國的騷人墨客，對雁更是喜愛有加，因為雁鳥十分合群，又守次序，雁足還可以用來傳書。尤其雁鳥的群居生活，非常有人道，因此常常入詩入畫，為文人雅士所稱頌。雁鳥除了兄弟有義外，牠們也是非常守節的貞禽。公雁與母雁一旦結合成配偶，便永生不離。如果其中一隻死亡或失散了，另一隻失侶的孤雁，便終身不再與他雁配對成偶。並且成為雁奴，擔負起雁群夜宿沙洲的守夜工作，以防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捕捉。所以在中國古代的婚禮中，作女婿的必須執雁為贄，是文定時必備的儀物。這就是取義於雁，雖是水禽，夫妻倫份既堅貞又高尚，足以代表女婿的誓約。

在佛家還有雁鳥行菩薩道的典故。話說從前在印度王舍城內，有一些出家人，依著小乘修行，並吃三淨肉。有一天，一位比丘見一群雁從空中飛翔而過，故意對空中開玩笑說：「今日眾僧食物不足，大菩薩應知，正是以身布施的時候了。」這時，忽然有隻雁從空中墜地而死。此事，令比丘們非常訝異，因而覺悟到：「我們真是愚昧啊！竟遵行小乘，這雁鳥行菩薩道，正在給我們教訓。我們應表揚牠的美行。」於是比丘們，十分恭敬的將菩薩雁埋了起來，並建塔紀念。中國大陸唐代建有大雁塔、小雁塔，正是以雁的懿德而立名的啊！

想那雁鳥，小小一隻水禽，竟有信、有義，又堅貞仁厚。萬物之靈的人類，能不深深省思？